



66

常在电视里见到侯耀文特别能侃，即使不说相声，参加谈话节目也是滔滔不绝。不知晓的以为他是有准备的，其实生活中的侯耀文就是特别能说，似乎一开口别人就难插上嘴了。“健谈”成了他的性格特点，哪里有侯耀文哪里就闹“麻”了。

不过，我了解的侯耀文不仅仅是一个“话痨”，还是一个标准“吃货”。

1 接到陪明星演出“任务”

2001年我在昆明市呈贡县（后设为区）一所中学校工作。5月1日晚上，正和朋友在县城北门街喝夜啤酒，一个北京电话打来，我见是陌生电话就懒得接。第二天开机发现有好多未接电话，我回拨过去。对方自称是相声演员侯耀文的朋友，他是通过一个重庆的同学得知了我的电话，希望帮他一个忙。

原来侯耀文要在5月2日这天乘飞机到昆明，然后转乘火车去攀枝花演出。演出组委会早确定了由他全程陪同，可他家里临时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走不了，希望他的同学在昆明帮忙找一个可靠的朋友替代他。另外还有一个叫任真的歌唱演员和一个舞蹈演员，将从不同的城市出发，当天赶到昆明，一同去攀枝花演出。

我一看时间已经是早上7点多了，立即带着妻子叫了辆车去昆明。在青年路，我按要求在广告公司做了一块接机牌，上面写着“陈小艺”。这是我和侯耀文在电话里约定的。

我带着组委会安排好的车到机场时，电话联系上了任真。她说她早已到了，正在机场咖啡厅喝咖啡。那几年我是经常在电视上见到任真唱歌，见到“原版”的任真，还是有些意外。她一头短发，蓝花花短袖，比电视上见到的年轻多了。当我说感受一说出来，时年25岁的她就笑了：“未必在电视上看起我好老吗？”

在咖啡厅，呈贡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得知我是来接侯耀文的，提出让我介绍侯耀文与他们要去外地学习的七八个人合一个影。

我见班机就要泊港了，让妻子陪着任真喝着咖啡。赶到接机口，我举着接机牌，见下飞机的人出来得差不多了，还不见侯耀文出现，有了那么一点小担心。我正在东张西望时，突然感到左肩膀被人重重地擂了一拳，定睛一看，侯耀文已经带着他那标志性的笑容，出现在了面前——一副墨镜、一件黄色T恤，看起来很干练。

寒暄了几句，我给他说：“有几个呈贡的朋友想和你合个影。”侯耀文爽快地同意了。正在合影时，麻烦出现了，好多旅客认出了侯耀文，纷纷拥上来要求合个影。作为公众人物的侯耀文不便拒绝，我等了会，最后还是在机场保安的协助下，硬把他从人群中拉了出来。找到任真，我们一起上了车。



作者(左)和侯耀文(中)、石富宽合影。

20多年前陪侯耀文去演出一下火车直奔重庆火锅馆

虽然只短短两天，他给我的印象不仅是“话痨”，还是个“吃货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任正铭

在火车站，也有人认出了侯耀文，除喊了几声“侯哥”外，没出现其他状况。

进了站，任真说她去帮我找自行车到达火车站的舞蹈演员小苏，我就带着侯耀文去了贵宾候车室。在他休息期间，我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呈贡育才学校校长的工作职责，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A4纸，请侯耀文帮忙题个词，我说将用在学校的招生简章上。他笑了，接过我手里的笔，问“写什么”，我说“随便”。他最后写下了“祝呈贡学校精心耕耘，桃李芬芳”，并签下大名。这时，我发现侯耀文不但平易近人，而且一手硬笔字写得非常好。

2对重庆火锅情有独钟

2001年的昆明火车站运行的还是绿皮火车。大概11点半，我刚把侯耀文送到软卧间，有两个服务员就过来了，希望与侯老师合影。侯耀文很开心地应允了。

现在我还记得，那趟火车从昆明出发到攀枝花，滚动播放的都是侯耀文的相声，《抬杠》《你怎么不说》《认亲》等。广播里笑声、掌声不断，让侯耀文兴致大发，一个劲地和我们说话，几乎没歇息过。他兴高采烈地讲，早听说攀枝花的二滩水电站，是20世纪建成投产的国内最大水电站，为我国第一高的双曲拱坝。因其壮观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建筑设计，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。这次一定要去看看。

时间很快到了中午12点，我带着侯耀文一行来到餐厅。没待我说话，本就和任真很熟悉的侯耀文抢先说：“今天中午我请客，谁也不准插手。”我们一共5人，餐车上的标准是每4人一桌，每桌400元。侯耀文就要了两桌，我妻子为了给侯耀文省点，坚持不进餐车用餐。侯耀文一听就急了，说那怎么能行呢？

我们一边喝着啤酒，一边闲聊。他问我：“为什么在机场有那么多人围堵他，在火车站一个都没有呢？”我说：“在火车站大多数人要忙着外出打工挣钱，懒得理你。”他说：“聪明！”

当侯耀文听说我也写过和表演过相声时，他的谈兴就更高了，天南地北地侃了很多。他说，他在北京西郊农场劳动期间，晚上为了不影响他人，躲在铺盖窝里，打着电筒写过很多的相声。

侯耀文知道我是重庆人，几次问我“晚上吃什么”，我说：“你想吃什么，我就让他们安排什么。”“火锅，正宗的重庆火锅！”他说，北京也有很多重庆人开的火锅，但为了照顾当地人，他们的

火锅做得不辣，还偏甜。

在攀枝花火车站，早已聚集了主办方的20多人，拉着横幅，捧着鲜花，一声声“侯哥”“侯哥”地喊着，夹道欢迎侯老师的到来。幽默的侯耀文，开玩笑似的想从欢迎他的人群后面溜走，我一把拉住他：“敢！”

上了车，侯耀文马上就提出要求，“我们先去火锅馆吧，吃了火锅再去酒店。”接待方的主要负责人崇平先生说“没问题”。

在炳草岗一家桥头火锅店，侯耀文连声招呼把桌子“拼起”“拼起”，众人还未得及做好准备，他就自觉地坐下“工作”起来了。

重庆火锅的麻辣吓得任真直伸舌头，侯耀文却把毛肚、黄喉一盘盘地倒下去，烫鸭肠就像下面条一样。他也不搞什么敬酒的形式，独自吃得津津有味、酣畅淋漓，连说“好吃”“好吃”，以至服务员上菜，总是先放在他面前。

这个时候，我忽然发现一整天口若悬河的侯耀文，怎么一下就安静下来了？对别人的谈笑风生充耳不闻，只顾埋头大干。

众人吃饱喝足要起身时，侯耀文突然大喊一声“等着”，只见他招呼来服务员，要了一把“漏丝瓢”，把锅里的粉条、花菜什么的都捞起来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别人的锅里也捞得干干净净，看得众人直呼“天啊”。

第二天，在攀枝花宾馆的大厅，我问道，“你咋这样吃得呢？”侯耀文说：“小时家里很讲传统规矩，吃饭要等父母吃完了，我和哥哥耀华才能上桌，饿久了就特别吃得。饭添多了，有一次碗里剩下了几粒，还挨了父亲的耳刮子。”

3他在台上演出整整30分钟

第三天，侯耀文狠狠地睡了一通懒觉。我在宾馆见到他时，又是昨天那样的意气风发，大声说话。

前来攀枝花参加演出的演员都到齐了。有三个皮肤黝黑，看上去有些彪悍的年轻人。面对别人劝酒，一律不喝。有人告诉我，他们三人喝酒，随便拿下几个人是没有问题的。演出前不喝酒是“舞人制造”的规矩。

我刚好和石富宽在一起，一时心血来潮，说：“石老师，我和您合一个影吧！”石富宽性格要内敛一些，看了我一眼，明显有些迟疑。侯耀文见状，忙向石富宽介绍：“这是任校长，陪我从昆明来的，我也加入一个。”就这样，有了我唯一一张和侯耀文、石富宽的合影。

“中国电信之夜暨中国国际长江漂流节综艺晚会”是在攀枝花攀矿高规格

黄葛树

特约

作者(左)和侯耀文(中)、石富宽合影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